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三十三回 長江行舟認義女

卻說鮑自安在巷內聞得要揭瓦打來，甚是焦躁。忽見牆腳邊有亂磚一堆，堆了二尺餘高，用腳一點，使盡平生之力縱上高房。向下一望，見各街上人皆站滿，無處奔走，回頭一看，房後就是通水關的城河，所站之房即是人家的河房。鮑自安大悅道：“吾得生矣！”照河內一跳，自水底行走，直奔水關而去。眾人道：“強盜投大河，拿撓勾抓撈。”且說鮑自安自水底行至水關門，閘板阻路，不能過去。心中想道：“但不知閘板上塞否？倘若空一塊，我則容易過去了。”又不敢出水來瞧看，恐怕岸上人用勾抓住。在水內摸著板竅用力一掀，竟未上全，還有一板之空，慢慢側身而過。出了水關門便是城外了，鮑自安方纔放心。意欲出水登岸行走，頭乃冒出水來，恰恰河邊是個糞坑，有一人在那裏撈糞。一見水響，祇當是個大魚，用糞勺一打，正砍在鮑自安左額之上，砍去一塊油皮。鮑自安本待出水結果他性命，又恐城內人趕來，忍痛仍從水底行走，約離西門不遠方纔登岸。城河離官河不遠，行至河邊仍下河內，行至自家坐船，腳著力一蹬而上。眾水手說道：“老爹為何從水內而來？”鮑自安搖手禁止道：“莫要說起！莫使任、駱二位知之，見此光景取笑。”使個眼色與水手，速速扳掉開船，自己暗暗入船，將濕衣脫去，換了一身乾衣。十月天氣在水中倒也罷了，出水之後反覺寒噤起來了。令人燒了一盆炭，烤供了寒衣，取出手鏡一照：左額上砍了一寸餘長的血口。連忙取出些刀傷藥敷上，以風帽蓋之。收拾停妥，方走過這邊船來。進了官艙，任、駱二人連忙相迎，問道：“老爹幾時回來？”鮑自安將前前後後說了一遍，把氈帽一揭道：“時運不通，又遇見這個瘟騷母，照在下額上打了一糞勺，方纔敷上藥。”任正千謝道：“為晚生之事，使先生有性命之憂；又受此傷，雖肝膽塗地，亦不能報！”鮑自安道：“我前日原說寧靜寧靜再來，方纔妥貼。不料小女相激憤怒而來，又成徒勞。我料王倫終不出吾之手，遲早不等，後邊少不得三下嘉興吧！”船家知老爹今日受驚，辦了幾個盤子，暖了一壺好酒，送入船來與老爹壓驚。鮑自安同任、駱二位談飲。

卻說嘉興城中將四門關閉，諒強盜不過是在河內，多叫撓勾抓撈。天明時，嘉興縣吳老爺來見。王倫道：“本府衙內捉了一夜強盜，難為貴縣此刻纔來見！”吳老爺一躬到地，說道：“卑職衙門亦有強盜，庫房上揭了一大片瓦，將私娃子竹桶盜去，別物一些未動。卑職親令人修補完了，來參見時已是遲遲。”王倫道：“別物不失，而盜私娃，此人必是哄堂一黨人了。”話猶未了，官媒婆來告道：“今夜將老梅、梅滔並修氏母子盜去！”王倫道：“亦是這大盜。貴縣速速行文到揚，捉這駱宏勛要緊！”吳老爺道：“卑職已差幾次人去，總未見回來，不知是何緣故？”王倫道：“再揀能干者差幾個前去！”吳老爺領命回衙，修文赴揚，不待言。那城河內抓撈到午毫無蹤跡，少不得開放城門令人出入。王倫曰：“今後更加防備！”不提。

且說鮑自安同任、駱二位飲了一會，大家又用了早飯，鮑自安臥卻片時起來，說道：“行船無事，審問奸情玩玩吧！”任、駱二位齊道：“使得。”鮑自安道：“二位大爺，那位做問官？”任正千、駱宏勛道：“怎敢僭老爹！”鮑自安道：“如此老拙有僭了。”分付傳二十位英雄來船內兩旁站了。鮑自安居中坐下，任、駱列坐於後。鮑自安分付將修氏帶過來，外邊答應一聲，揭起艙板，將修氏提出。修氏哀告道：“英雄饒命！”那人道：“莫要喊叫，我家老爺今要審問奸情哩！”修氏自受悶香之後，被人抬進船來，及醒時也不知身在何處。今被提進船中，見一位六十歲年紀的老人家端坐那裏，也不知做的是什麼官職？又見他後邊坐著二人：一個是前番救命駱恩人，一個也是駱恩人一黨，不解是個什麼緣故。祇得雙膝跪在船中，磕了個頭，道：“孀婦修氏叩見大老爺！”鮑自安道：“我今雖非法堂，更比官法嚴些。你與駱大爺通奸是梅滔誣你，我已悉知，不必再問。祇是你丈夫已死一年，而懷中之胎從何而有？你實實說出。我又不是問官，管你什麼，祇明明白白就罷了！”修氏道：“小婦人生長雖非官家，而頗曉三從四德，雖非名門，而丈夫忝在上庫。既知為夫守節好，反不知失身為恥？此胎之有，連小婦人亦莫其知也！”鮑自安道：“我已六旬年紀，地方也遊過幾省，從未見不夫而成胎者。善意問你，你不實說！”分付：“撈起來！”兩旁答應得緊。任、駱二人低低說道：“他也有夾棍、拶子不成？”降目一觀，祇見旁邊走過二人，一人將修氏兩手拿住，一人將修氏雙手合在一處，把面杖粗的五個指頭夾住修氏十指，用力一撈，修氏喊叫不絕。鮑自安又問道：“奸夫是誰？從實招來！”修氏道：“實在沒有，望老爺饒命！”鮑自安分付：“再撈！”那人又用力一撈，修氏昏倒船中。鮑自安分付松刑。那人把五個指頭放松，修氏醒了片時，哭訴道：“實無奸夫，叫小婦人怎麼說法？”鮑自安分付將修氏暫送那隻坐船，“以待我審過梅滔再問。”修氏道：“乞老爺天恩，小婦人兒子年方兩周歲，乞付小婦人自喂養。”鮑自安分付把他兒子付他。下邊走過幾個人來，說：“莫要餓壞了。”遂將他母子送上那隻坐船。

鮑自安分付帶過梅滔、老梅上來。下邊又將艙板揭起，將二人提進船中。梅滔一見駱宏勛在坐，諒今日難保性命，祇得跪下哀告道：“望老爺饒命！”鮑自安道：“嫡姪何異母子，怎敢起不良之心！”梅滔道：“祇因借貸不給，強取是實，無滅倫之意。”鮑自安分付：“夾起來！”下邊走過幾人，把梅滔按伏船中，一人合起碗大兩個拳頭，向梅滔孤拐上一夾。梅滔大喊道：“望老爺松刑，容小人細訴。”鮑自安道：“松刑，叫他說來。”梅滔道：“丫頭老梅是孀母房中之人，小人與他私通一年，恐孀娘知之見罪，二人商議：諒孀娘幼年孀居，亦必愛風月之事。約定那日孀娘脫衣睡時，老梅暗開房門，小人進逼行奸。不料孀娘不從，大聲喊叫，驚動駱宏勛大爺解救。”鮑自安道：“彼時不傷你性命，就該感激駱大爺之恩，次日反誣駱大爺為奸夫，又是因何？”梅滔道：“天明時老梅前來說：‘我孀娘夜間產下一娃。’小人欲報夜間相打之恨，故至縣報告。總是小人該死，望老爺饒恕一二！”鮑自安向丫頭老梅罵道：“壞事賤人！我昨夜在你房外聽得你自道：二娘待你甚好。就該以德報德，怎反唆人行奸，以仇報之。”分付撈起來，亦照修氏一般撈了三抄，老梅喊叫不絕。鮑自安將二人仍下艙板下，亦賞點稀粥與他度命。

及到晚飯時候，大家用了飯。鮑自安道：“倘若前日離遠些，也不聽見此事，修氏之命實駱大爺再造之恩。而修氏在嘉興縣堂上受刑，總不肯玷辱駱大爺，亦還有良心之人矣！我觀他年紀不過二十上下，生得倒也乾淨，我今作媒與駱大爺做一個側室。”向任正千道：“任正千大爺，你說使得麼？”任大爺道：“實好，實好！”駱宏勛不覺滿面發赤道：“今若做此事，將前日相救之情置之東流也！他人必說我晚生非正人也！”鮑自安道：“既駱大爺不願收他為側室，今將令修氏陪宿，以報救命之恩，非為過也！”說罷，將駱大爺硬推過那隻船上，而入官艙與修氏同宿。不知修氏肯否？且听下回分解。